

# 《潮州方言詞匯》序

張雙慶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 (一)

漢語方言的研究開始得很早，漢揚雄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方言》（後代一般簡稱為《方言》），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方言專著。這是一部比較詞匯集。可是此後學者的興趣以語音為主，繼承這項工作的人不多。《顏氏家訓·音辭篇》說：「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sup>①</sup>這些方音著作都沒有流傳下來，只是零星的被某些大型的韻書所吸納而已。清代是中國語言研究全面發展的時代，方言研究也受到一些學者的重視。這時的學術興趣，又回到詞匯方面。方法是考證詞源，希望從方言俚語中發掘出古語的遺留，也有為揚雄的《方言》做續補工作的。這些著作包括戴震的《續方言》、杭世駿的《續方言》、錢大昕的《恆言錄》、翟灝的《通俗篇》、楊恭桓的《客話本字》、胡文英的《吳下方言考》等，其中以章太炎的《新方言》成績最好。從這些著作看，可以知道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是方言詞匯。

由於方言詞匯研究的著作幾乎壟斷了清代至民初的方言研究，致使某些人誤會方言就是詞匯，方言的差別就是詞匯的差別，對方言的觀念有極大的偏差。所以在1918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一班教授因從搜集整理民間歌謠的興趣，引起對方言研究的興趣，並於1924年成立「方言調查會」時，為了糾正某些人以為「方言即是詞匯」的錯誤，曾經有人主張把「方言調查會」改為「方音調查會」。<sup>②</sup>這個建議雖沒有被接納，但顯示當時學術界急於扭轉方言觀念與方言研究路向的心態。

其實早在本世紀的初期，西歐的漢學家已經注意到漢語語音史的問題，並利用方言、譯音的材料，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的古音。其中以高本漢的成就最大，影響最深。他在1915年已開始發表這方面的論文，總結性的著作，是1926年出版的《中國音韻學研究》。由於新方法新材料的衝擊，音韻學的研究在這個時期有極大的發展。古代音系的構擬，需要大量的現代方音資料作為依據，《中國音韻學研究》第四卷《方言字彙》依中古十六攝列出廿六個方言點的字音是此中的代表，而其他中國學者，也開始用描寫語言學的方法調查各地的方音。當時的研究重點，明顯是放在語音方面，這從不少著作的標題、書名上，可以得到證明。例如趙元任的《南京音系》、《中山方音》、羅常培的《廈門音系》、《臨川音系》、董同龢的《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王力的《兩粵音說》、《台山方音》，以至《閩音研究》、《北平音系十三韻》、《粵音韻彙》、《記咸陽方音》等，都可以從書名中了解到學者研究的旨趣。記音是方言研究的基礎，而受過現代語音學訓練的人可以很準確地描寫出每一個音系的各種讀音，所以現代漢語方言研究由音韻開始，自是合理的發展。從目

的來說，自高本漢以後，構擬古音成了風氣，大量的方音材料，可為重建古漢語音系打下堅實的基礎，這就形成了有一大段的時間方言界的興趣集中在語音方面。

五十年代以後方言研究十分蓬勃，在國內明顯地帶有實用的特點，這時的方言研究偏於和共同語作比較，目的是從比較中找出方言和共同語的對應規律，為推廣普通話服務。同時也開始了對詞匯、語法各方面的研究。1958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組為調查河北方言編寫了《方言調查詞匯表》，在《代序》中有這樣幾句話：

我們認為，漢語方言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應該以詞匯、語法為重點（語音方面也還要繼續注意）。就當前推廣普通話、漢語規範化的需要而論，方言詞匯的調查研究尤其重要。<sup>③</sup>

這以後方言詞匯的研究日見發展，如以收詞的數量而論，方言詞匯的著作大約可以有下面三種規模、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方言調查手冊這一類書所提供的詞目，一般在數百到一千條左右。1955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的《方言調查詞匯手冊》分十七類三百二十九條。八十年代邢公畹教授編的《漢語方言調查基礎知識》<sup>④</sup>附錄一的《詞匯調查表》收九百八十個詞，都屬這一類。這些著作提供的詞目，大概只能揭示某方言詞彙的重要特點，起一點示範作用，如李永明先生的《潮州方言》<sup>⑤</sup>第四章《詞彙》收單詞（包括短語）二十二類共一千三百一十個詞目。此外，也可以作為方言間的比較詞匯之用，如1964年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的《漢語方言詞匯》<sup>⑥</sup>收九百零五條詞目。這一千條左右的詞匯，比起一種語言裏龐大的詞匯系統，明顯是不足夠的。所以李榮先生在介紹《方言調查詞匯手冊》時說：「至於詳細研究一個方言，那就要記錄更多的詞匯，並且要記成篇的話，不能以這些材料為限。」<sup>⑦</sup>

第二種方言詞表收詞數量平均為五千個左右。上面提到由語言研究所方言組在1958年編寫的《方言調查詞匯表》分三十類（第三十一類為語法），收詞近三千五百個。1960年出版的《昌黎方言志》<sup>⑧</sup>應該是利用這個表作調查的成果。這本方言志被許為「建國以來出版的方言研究著作中的一部代表作」，<sup>⑨</sup>其中第八章《分類詞表》分三十六類，收五千四百餘個詞。手頭上還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語言學計劃（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編的《方言詞彙調查手冊》（*Handbook of Chinese Dialect Vocabulary*），收詞四千三百四十八個。這些數字，如果和具體的方言點的詞匯研究成果比較，可以知道從學術研究的需要看，五千詞的分量是適中的。屬於這個規模的著作有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合編的《廣州話方言詞典》<sup>⑩</sup>和閔家驥、范曉等編的《簡明吳方言詞典》。<sup>⑪</sup>但嚴格來說，這五千個詞條仍大有擴充的餘地，以《廣州話方言詞典》為例，可增添的詞匯不少。例如收了「波」（ball）這個音譯詞，及由它組成的雙音詞「波砵」、「波裊」，但沒有收「波拍」（不同「波板」）、「波襪」、「波褲」、「波衫」、「波牛」、「波餅」（如「省波餅」）、

「波地」，和「友誼波」、「世界波」等詞，以及單用時引申為女性的乳房這些義項。又如收「大襖」、「中襖」，但不收「短襖」；收「小巴」不收「中巴」、「大巴」，以及香港特有的「隧巴」、「校巴」等。這些配對的詞，都可以斟酌收入。可見五千個詞還是不能完全包括某個方言詞匯的特殊部分的。

第三種是一些大型的方言詞典，收詞以萬數。這方面以閩方言的成績最好，官話方言次之。最近看到徐世榮先生編的《北京土語詞典》，<sup>⑩</sup>收詞一萬餘條，是最新的成果。說回閩方言，大陸、台灣、香港、日本等地近二三十年來都有人編寫大型的閩方言詞典，其成果也已陸續發表。其中出版於1976年由蔡俊明先生編寫的《潮語詞典》<sup>⑪</sup>和出版於1982年由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方言研究室主編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sup>⑫</sup>都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好評。這本《潮州方言詞匯》是蔡先生在《潮語詞典》和《補編》<sup>⑬</sup>後的一部力作。《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收七萬多個詞目，其中有一萬餘是閩南方言特有的。《潮州方言詞匯》收詞二萬五千，其中潮語特有的詞匯八千五百餘條。

方言詞匯研究的目的，簡單來說可以有兩個，一是學術研究，二是作為語文學習的工具書。正如《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前言》所說的，它既「幫助解決人們在學習與推廣普通話，以及從事文化、教育、宣傳工作和日常交際時遇到的語言問題」；「同時，對於漢語方言的研究工作，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資料和方便」。蔡先生這本新著的作用也一樣，從書的內容和編排看，除了提供潮州方言詞匯材料，以及作為國語、潮語的比較研究這些學術價值外，它同時是一本很好的語文詞典。

《潮州方言詞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按潮州語音排列，可通過潮音求得釋義及相同或相當的普通話詞匯。第二部分將八千五百個潮語特殊的詞語依意義、用法等分類排列。這一部分，與大多數方言詞匯研究的專著相似，可以從詞的性質、意義查出潮語中相當的詞語。第三部分是依普通話的讀音查二字及四字詞語的潮音。第四部分是根據部首筆劃查四千八百個單字的潮音及普通話讀音。從上面的簡介看，《潮州方言詞匯》無論在規模和應用方面，都較蔡先生的舊著更進一步。除了為潮州人學普通話、其他方言區的人學潮州話提供資料外，又是比較詞匯學的力作。它既是學術著作，又是工具書。相較之下，這本新著雖不以「詞典」命名，但它的字典性質比舊作更為鮮明，是閩方言研究的最新成果。

## (二)

《潮州方言詞匯》保留了《潮語詞典》的優點，如收口語詞較多，較準確，尤其是附有例句，更能顯示某些詞語的特定意義。此外全書潮音方面採用國際音標，聲調符號連同變調用五點標調法用電腦造字清晰列出（普通話則用普及的漢語拼音方案），這都是同類著作所無的。例如頗獲好評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和《廣州話方言詞典》都是採用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分別為閩南語和粵語制定的新記音方

# 特 稿

案，儘管某些試驗證明學這些方案不算難，但無論如何，它們都屬新系統，在熟記某些音標之後，要另記這些新規則，引起混亂是難免的。許寶華先生在《〈廣州話方言詞典〉評介》一文中曾表示如詞典能「改用通用的國際音標注音（並給廣州話例句也都加上國際音標），則其適用性和方便程度可能會更大些」。<sup>⑥</sup>而張振興先生評《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時，表示爲了方便還不熟悉閩南方言拼音方案的讀者，在引證廈門方言讀音時，要把音標轉寫成通用的國際音標。<sup>⑦</sup>可見方言詞典要跑出各自所屬的方言區的地域限制，採用國際音標應屬必要的措施。《潮州方言詞匯》不但用國際音標，而且由蔡先生用電腦打印，無論排版、校對，在質量上都有了極高的保證，這一點是其他集體編寫的著作未必能與之比擬的。

跟《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比較起來，《潮州方言詞匯》在考本字的功夫上可能有所不及。《潮州方言詞匯》的《說明》(7)談到用字，說得比較簡單。大致來說，詞匯採用的是趙元任先生在《現代吳語的研究》所用的方法，即「詞的漢字寫法是知道字就寫字，不知道字就寫音。寫音的最要緊條件是以本地字注本地音（聲調也在內）。」<sup>⑧</sup>要補充的是，閩南方言有較多有音有義無字的情況，《潮州方言詞匯》用了較多的□表示。此外，也採用一些潮陽方言的本地字。如頁1作「母親」解的「阿嫪」、「阿始」的「嫪」、「始」都是方言字。第二屆閩南方言研討會中張盛裕先生發表了《潮陽方言的本地字》，提供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淺見以爲如果能在書中用本地字的地方適當注明，或用不同字號，又或採用《廣州話方言詞典》編成《廣州話特殊字表》作附錄的辦法，另附潮州方言本地字字表，應能更加方便讀者。

嚴格來說，《潮州方言詞匯》對本字的處理，比趙元任先生《現代吳語的研究》更加接近描寫語言學的原則。趙先生還說「知道字就寫字」，並不迴避本字本義。而《潮州方言詞匯》基本上以記音爲主，一些比較明顯，不難知道其本字的，都作爲無相當的文字而以同音字或□代替。如頁1的「a ɿ ga ʔ 阿□[爭論]」，即是「冤家」，《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收這個詞，見頁960，解釋作「吵架」，這種只寫同音字的辦法得失如何，還可以進一步討論。

《潮州方言詞匯》頁1有一句例句：「伊細細住客人買去做阿奴」。其中「住」即「就」字，而「客」即「乞」字。本書以同音字代替，不用本字，因爲所用的同音字本身有意義，初看之下可能會引起誤會，要進一步看句子下的普通話翻譯才可以明白句意。且不說「住」和「就」，把「客」音的本字定爲「乞」，也可能要費一番說明。按「乞」字《廣韻》去入兩讀，入聲迄韻溪母，意爲「求也」，這是最常見的「乞討」義。去聲未韻溪母，意爲「與人物也」。《集韻》未韻：「乞，與也」。按《左傳》昭十六年：「毋或勺奪」一句孔疏云：「乞之與乞，一字也，取則入聲，與則去聲也。」<sup>⑨</sup>「乞」讀去聲「與」義在古書雖較少用，但直至宋詩及宋元話本中仍可找到例證，不過能否保存聲調的區別已難以證實。在閩南方言保留此義，用作被動句介詞，相當於「被」，但讀入聲，與「乞討」義讀音無別。後來也有人不明白「乞」的這個意義，把它和「喫」混爲一談，如《清平山堂話本·錯認屍》有下列幾個句子：

- (1)周氏不敢言語，乞這大娘罵了三四日。  
 (2)乞了一驚。  
 (3)你乞何人弄了身體。  
 (4)周氏乞罵得沒奈何。  
 (5)叫你乞一場人命官司。②

這五個句子的「乞」，到《警世通言》卷三十三《喬彥傑一妾破家》都改用「喫」（吃），其中句(2)、句(5)「乞」是「喫」（吃）的假借，改回「喫」是正確的。其他三句的「乞」都表示被動，是否需要改為「喫」便值得研究。句(1)《通言》作「喫高氏罵了三四日」，句(3)作「你喫何人弄了身體」，句(4)作「周氏喫罵得無奈何」，②讀起來總覺得不通順。漢語詞典「吃」字條下大多收「被」這個義項，例句則引近代漢語著作，《新華字典》更特別注明「宋元小說戲曲裏常用」。（頁54）但權威的《現代漢語八百詞》羅列了「吃」字的六種用法，並不收「被」這一義項，（頁96）可見該書的編者不同意「吃」字可用作被動句的介詞。懂得閩南方言的人，都知道閩南話介詞[k'it]（泉州）或[k'e?ɿ]（潮州）表示被動，其音義正好和「乞」相合，這三個句子用閩南話來讀，不必改動任何字眼，便已意義明晰，文從句順，因為用的正是本字。《警世通言》的編者顯然不了解「乞」的用法，不知道這個用法仍保留在某些方言中，才有這樣的改動。

查《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乞」字條下的方言義下便收入這義項，注釋是「介詞；被」。②如果細致地分析，用「被」去解釋閩南方言的「乞」不算最貼切。如上所說，「乞」有去聲一讀表示「與人物也」，「與人物」現代漢語用「給」，而「給」和「教」、「讓」等一樣，都可以表被動。「給」之所以能表被動，應是由「與」這一動詞虛化而來的。所以準確一點說，「乞」的釋義或相當的普通話詞匯是「給」而非「被」，雖然它在閩南方言的應用中和「被」字幾乎全同。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替方言確定本字並給予正確的解釋是一項十分細致而又艱苦的工作。

潮州方言中「乞」這個詞音「客」，所以《潮州方言詞匯》採用同音字記音的辦法寫作「客」。整本書基本上採用這個原則，從描寫語言學的角度看，這樣處理是合理的。雖然某些詞的本字明顯，如[tsioɿ]為「這」而書中寫作「少」，[kuiɿ]為「幾」而本書寫作「鬼」，對於具有文字學常識或重視語源的人讀起來，會不太習慣；但作為一種編寫原則，讀者是可以接受的。這樣做，在學話時尤其方便。

### （三）

1970年9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中國語文學部肄業。當時的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仍然局促於彌敦道安利大廈四樓，我就在那裏認識蔡先生。二十多年來，我和蔡先生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中文系共事，他的為人，他的治學態度，一直是我所欽佩的。尤其令我感動的是他的好學精神，在中文電腦流行之初，蔡先生便已掌握了使

# 特 稿

用的方法。多年來，隨著電腦科技的改進發展，他也精益求精，一直不落伍。這部超過一千頁的巨著，就是他親手用電腦打出來的。這不但節省了龐大的排版費及繁重的校對工作，更有意義的是，令學者和印刷廠頭痛的怪字、特殊符號和國際音標，終於得到解決。本書的方言字、尤其是聲調符號，都是蔡先生一個個在電腦中造出來的，其中聲調符號既標本調，又標變調，比很多方言詞典更進一步，難度也更高。蔡先生以他豐富的經驗，曾寫下《談揭陽話的變調、簡略標調法與圖形調號的代碼》一文，準備參加1990年在汕頭大學舉行的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可惜後來因家事未克成行，失去了和國內外同行切磋的機會。不過，這本著作的刊行面世，將可以較全面地展現蔡先生在潮州方言詞匯研究上的成就，大家可以從中領略蔡先生的學養。我作為蔡先生的後輩、同事，有機會先睹為快，深為歎服。蒙蔡先生不棄，要我充當審閱人並寫序，能和這樣的巨著拉上關係，是我的幸運和光榮，因而大膽答應下來。審閱是談不上的，只能提供一點小意見，所以本書的成績是屬於蔡先生的；如有錯漏，我則要分擔校對不精之責。

- ① 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見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頁4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② 見《歌謠》第49號董作賓《為方言進一言》及《毛坤給沈兼士、錢玄同、林語堂的信》等文章。引見何耿鏞《漢語方言研究小史》頁90-91，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 ③ 《方言》1981年第3期，頁162。
- ④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
- ⑤ 《潮州方言》屬《中國語文叢書》，195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 ⑥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4。
- ⑦ 李榮《漢語方言調查手冊》頁78，科學出版社，1957。
- ⑧ 科學出版社出版。1984年新版改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 ⑨ 何耿鏞《漢語方言研究小史》頁109。
- ⑩ 香港商務印書館，1981。
- ⑪ 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
- ⑫ 北京出版社，1990。
- ⑬ 臺灣三民書局，1976。
- ⑭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 ⑮ 臺灣學生書局，1977。
- ⑯ 《辭書研究》1984年第一期，頁138。
- ⑰ 《辭書研究》1985年第三期，頁106。
- ⑱ 《現代吳語的研究》，科學出版社，1956。
- ⑲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卷四十七，頁十九下。
- ⑳ 分見《清平山堂話本》頁220，221，2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新一版。
- ㉑ 《警世通言》頁506，507，510，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 ㉒ 《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頁611。